



河山遗宝

HE
SHAN
YI
BAO

【当阳地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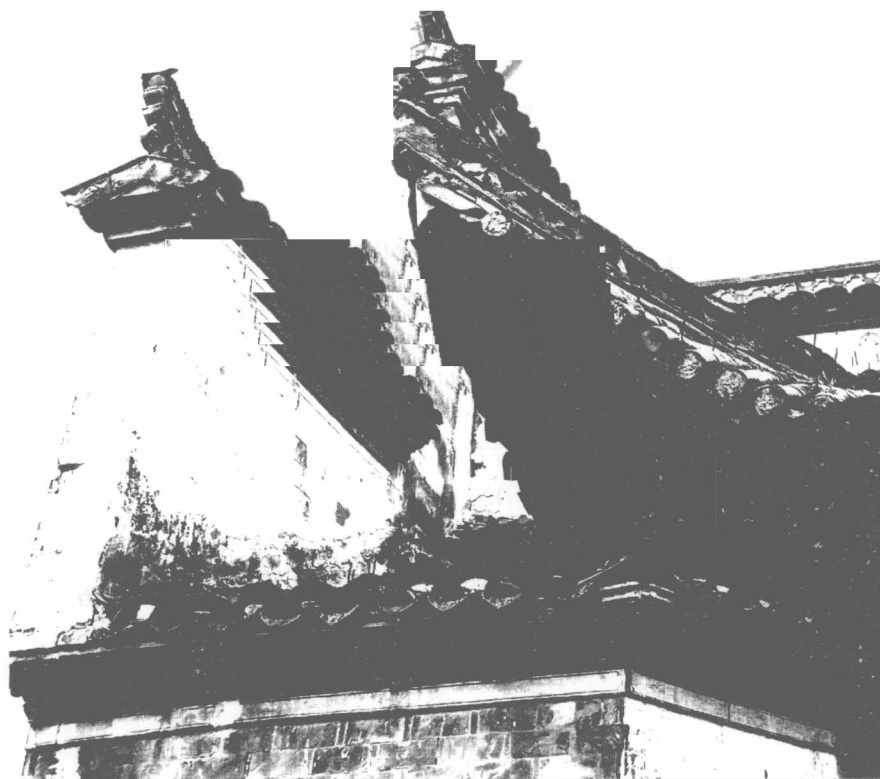
慕容青松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河山宝 【当阳地宫】

HE
SHAN
YI
BAO

慕容青松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山遗宝之当阳地宫 / 慕容青松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39-4308-9

I. ①河… II. ①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3239号

河山遗宝之当阳地宫

作 者	慕容青松
责任编辑	阡 陌
装帧设计	八 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308-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第一部
当阳地宫

引 子	•001•
第一章 墨玉	•003•
第二章 刘意合	•023•
第三章 卫神眼的死亡	•032•
第四章 阴魂不散	•061•
第五章 墨玉的秘密	•070•
第六章 当阳迷踪	•079•
第七章 真假难辨	•093•
第八章 地宫	•114•
第九章 迷墙	•131•

第十章	• 159 •
石头	
第十一章	• 177 •
俘获	
第十二章	• 194 •
谜窟	
第十三章	• 211 •
刘胖的底牌	
第十四章	• 228 •
隐凶	
第十五章	• 237 •
图穷	
第十六章	• 246 •
乚现	
第十七章	• 263 •
续约	
第十八章	• 276 •
宝藏的真相	
第十九章	• 292 •
卫神眼的死因	
第二十章	• 301 •
玉眼	

引 子

在我们陈家有一个疑团，它发生在我爷爷身上，这个疑团困扰了父亲一生。

大概是在父亲十来岁的时候，为了满足他想吃肉的愿望，爷爷拿起了闲置许久的土枪进山。他在清晨出发，按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不管收获如何，太阳落山之前一定会回家。但意外就是发生了，当天中午，天猛得阴了下来，紧接着便下起了雨，雨很大。

奶奶和父亲有些担心，不过也没有过分恐慌，爷爷毕竟是个成年人，身边还有杆土枪，我们陈村附近的山上有不少山洞，很容易找到可以避雨的地方。所以奶奶依旧和往常一样准备一家三口的晚饭，只不过认为爷爷会回来得晚一些。但直到父亲的双眼都熬得睁不开时，爷爷还是没有回来。

第二天清晨，奶奶起得很早，就在她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爷爷拎着两只兔子走进家门。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但是让我父亲一生不解的事情已经开始了。

爷爷原本宽厚谦和，待人诚恳，生性乐观，但这次进山之后，他仿佛整个人都变了，除了平日做做田里的活，别的时间大多是把

自己关在屋里，不愿跟人交往，甚至连自家人也很难听到他说话。奶奶最先感觉到爷爷的变化，她猜测爷爷一定是在进山期间遇到了什么事，可是不管她怎么问，始终都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答。爷爷就这样在郁郁中生活了三年，很快就去世了。在他临死前，父亲跪在床头痛哭，爷爷摸了摸他的头，深深叹了口气。

以上就是我父亲对我讲述了无数次的事情经过，可以说，他的一生始终被这毫无端倪的疑云所笼罩。爷爷去世后留下一口箱子，父亲告诉我，这口箱子藏有事情的真相。父亲闲来无事就会拿出箱子观摩思索，希望从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但研究了几十年，依旧是一无所获。父亲去世后，这口箱子又留给了我，我不止一次认真翻看里面的东西，一件破衣服，一把生锈的匕首，一块石头，还有一面半个巴掌大小的黑牌子。

我认为，发生在我爷爷身上的这件古怪事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至少在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我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一直都在等我。

第一章 墨玉

父亲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很正派，对原则性问题严苛之极，他去世时我年纪还不大，所以失去了进厂顶替他工作的机会。这种正气对我影响至深，所以在他去世后，我迫于生计四处奔波，却始终保持着习惯：靠自己力气吃饭，不走偏门，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懂经营，只能找些小活儿养家糊口。

如果不是尤小松的话，我想我的生活，可能到现在仍然是平淡而且乏味的。

这位又粗又壮的松爷是当阳县人，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曾经一起在阳川火车北站打过工。一九九三年火车站翻修时我们一起失业。松爷是个直人，我和他相处得挺好，只不过大家都是苦哈哈的，失业后还得忙生活，从此各奔东西，断了联系。没料到半年后，松爷跑到阳川找我叙旧，在我的小窝里对饮了半斤白酒之后，从行李里掏出一件用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给我看，打开后是个白瓷碗。

松爷是个粗人，而我也没多少文化，所以我们交流起来没障碍，非常直接。等我把这个瓷碗看过了，他喷着酒气问我：“认得这玩意儿吗？”

我哑然失笑，就算再没见识，我能不认识饭碗？好歹拿它吃了二十多年饭。

“知道它值多少钱吗？”松爷又问。

我真觉得他是喝多了，不过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人民币一毛左右，还得旧货市场的买家心情好时才能出这个价。

松爷嘿嘿一笑，对我伸出三根指头。

“三毛？”我问。

“三百。”松爷极其肯定地回答。

完了，半年没见，这么扎实的一条汉子愣让生活逼得脑袋进了水。

“我就知道你不信。”松爷喝了口酒说道，“阳川三谭院，这碗得拿到那地方才能卖三百块钱。”

阳川人很少有不知道三谭院的，那是解放前一个有钱人家的宅子，解放后是博物馆库房，现在是古玩字画交易市场。三百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但在三谭院里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笔钱，不过，不管价钱贵贱，那里面的东西都有个说头，也就是说，松爷拿的这只碗一定是有来历的。看着他说得一本正经不像蒙事儿的样子，我对瓷碗顿时来了兴趣，一番追问，松爷说了实话，这碗是他们在他们家附近的荒地里挖到的。

等我把每个细节都问清楚了，再综合到一起分析分析，觉得松爷说的还是比较靠谱的。他是当阳人，这当阳虽是弹丸之地，但也曾辉煌过好一阵子，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在宋、金两代时建过规模宏大的民间窑场，专门烧制各种瓷器。当阳高峰时期有窑四百多座，窑工手艺世代相传，逐渐形成当阳窑特有的风格，主要烧制白釉、酱釉、绞胎及白釉釉下彩绘划花和剔花等瓷器，其中绞胎及釉下彩绘划花堪称瓷技一绝，被世人誉为不似官窑胜官窑。不过这些都是官方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事实上当阳窑大部分产品都还是普通的民用瓷器。可惜宋、金两代战乱不断，当阳窑场渐渐没落直至消亡，现今残存的都是古窑遗址，我还在遗址处看过北宋崇宁四年所立的“德应侯百灵庙”碑。

松爷告诉我，他挖到瓷碗的地方离着废弃窑址还有段距离，属

于无主的荒地，而且荒了很多年，前些日子他已经挖出过一只瓷碗，经人指点卖到三谭院，得了三百块钱。开始松爷还以为这是过去附近人家偶尔遗失在地里的，没想到回去挖了几天后竟然又挖出一只，中间还刨出无数的碎瓷片。有第一个第二个，就会有第三个第四个，念着过去的交情，松爷借来阳川卖碗的机会特意找我，看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当阳的荒地挖碗发财。

说实话，几天刨一个碗就能卖三百块钱，这比我当时的收入高了不知道多少倍。不过我有些犹豫，这碗已经脱离了吃饭器具的范畴，乱挖一气，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当我把疑虑说了之后，松爷一拍大腿说道：“嗨！那就是片没主的荒地，咱又不偷又不抢，抡铁锹靠劳动致富，有什么要紧？土里挖来的东西么，没名没姓的，谁敢说是他家的？我跟你说，这事儿到目前为止还没人知道底细，要干，咱们可得抓紧。把心放到肚子里，万一将来政府不让挖了，咱们收手就是了嘛。”

我一想，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于是趁着酒性，当即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和松爷一起来到三谭院，果真把那只碗换了三张崭新的百元大钞。

等松爷再回当阳时，我也随着他作为当阳淘金热的第一批先驱者，光荣上路了。

事实证明我的分析还是很准确的，尤小松挖到瓷碗的地方就位于当阳窑场遗址的附近。这样的活他已经干过几次，所以积累了一些经验，说白了也就是先粗后细，大片浮土刨开，然后就得细致一点挖土里的瓷器。我和他天天都在荒地里忙活，半个月时间前后挖出了五个瓷碗。这活其实不好做，这片荒地应该是过去窑场处理掩埋残次品的地方，进坑之前许多盘和碗已经成了碎片，还有一部分相对完整，但歪瓜裂枣的品相也不值钱。我计算过，我和尤小松这两个壮劳力一身泥一身汗在土里平均钻三天才能挖出一个卖得出去的战利品，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们的收入在当时的阳川也算非常高了。

松爷兜里有几个闲钱之后就很喜欢请别人喝酒，又特别喜欢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我们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我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从松爷嘴里套话还要简单的事情，这些人拿了瓶酒就让松爷说出了他们许多他们想知道的和不想知的事。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这块荒地的独自开采权。

有一天我跟松爷和往常一样光着膀子刨坑，一群带着铁锹镐头的村汉兴高采烈地出现在荒地里，这些汉子们亲热地和松爷打招呼，然后三三两两散开队形开始作业。面对我质疑的目光，松爷嘿嘿笑了笑，说这些都是村里的穷兄弟，反正这么大块地，能挖的东西多的是，也不多这几个人。

其实我倒不是担心这些人来抢我们的生意，我只是害怕一传十，十传百把人都引来。松爷不但告诉穷兄弟们荒地里有金子，还详细告诉他们怎么去挖金子。这帮人玩铁锹的技术比我强得多，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从地里挖出了他们人生第一桶金。穷兄弟们尝到甜头，不但自己挖，还发动亲戚朋友一块儿来创业，这些亲戚朋友挖到东西以后也都没闲着，不断把这个致富的消息传到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片荒地上，热闹非凡。到后来竟然还出现了卖烟卖水卖食品的小贩，乡亲们把当年王进喜开发大庆油田的热情都拿出来了。

本来人多一点最多就是影响我们的产量，在哪儿挖都是挖，挤挤也就凑合了。但人一多便开始出乱子，还拉帮结派，不同村子的人界限划分得很清楚。我和松爷属于单干的，势单力薄，到那儿都让人排挤，他最初带进来的那帮穷兄弟这时候也基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我心里隐隐有种很不安的感觉，并且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松爷村子里的人和另一个村子的人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摩擦，跟人民币挂钩的东西是最能激发人斗志的，这些人最近日子过得很滋润，往常得计划着才能吃的肉现在都是敞开了买，大鱼大肉吃多了就容易上火，两帮人的脾气很大，开始是吵，然后是打，最后发展成群殴。武器是现成的，常在田里劳作的人有膀子力气，所以弄出两条人命

很好理解。

要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荒地上挖坑，哪怕天天挖，直到把地球挖穿估计也没人出来制止，但出了人命以后就不同了，政府很快弄清楚了事情的起因，随即下令禁止任何人再到这块地上从事土木作业。不过那些挖土的人依旧在挖，只是地点由荒地改到自家田里，生产目标也从瓷碗瓷盘变成了粮食蔬菜，松爷不爱农业生产，所以我和他一同失业了。松爷嫌在家呆得气闷，跟我一块儿回阳川小住散心。好在前段日子只顾着工作，没空闲时间出去消费，手里还攒了一点钱，暂时不用为眼前的生计发愁。

回阳川过了两个月悠闲日子以后，我和松爷胖了不少。这段时间我们除了吃睡，全在三谭院泡着，这儿是个长见识的地方。前些日子我们挖出的东西都卖给了一家叫致古斋的古玩店，所以跟这家老板比较熟。老板姓苏，挺好的一个人，我和松爷转悠累了常到他那儿去喝茶聊天，等彼此的情况都了解得差不多的时候，苏老板给我们指了条吃饭的路子，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到阳川附近的乡下去淘点小玩意儿，然后倒腾到三谭院赚个差价，等同于二道贩子。做这种事有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得有一定的文物知识、历史知识并且眼光要准。而我当时除了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以外，其余历史知识基本为零。苏老板是个厚道人，他店里正好缺个伙计，就让我到他那儿去帮帮忙，先学习学习，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另起炉灶。

松爷对这事儿不感冒，他更愿意到市场里跟旁人聊天胡混。而我在这一行干了没多长时间就真正产生了些兴趣，越学越觉得有意思，学习热情一天天高涨，在店里不但腿脚勤快而且好学好问，每逢店里进了什么新货，苏老板都要给我细细地解说一番，还弄了几本书让我抽空读读，如此一年下来，自我感觉还算不错，觉得是该独自上路的时候了。

我和松爷最先光顾的地方是我老家陈村。自从我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亲进城工作以后就很少再回老家了，我更不用说了，只在

小时候来过几次，依稀记得村里还有个表叔。父亲不愿回家是因为不想勾起伤心的往事，而我便没这忌讳，充分运用当店员期间练就的嘴皮子功夫，迅速和陈村的乡亲们建立了良好关系。关系一敞开，其余事就好办了，隔三差五就能收件像样的东西。

就这样在陈村以及周边村子里混了小半年之后，我和松爷也算小有收获。不过渐渐也有资源枯竭的迹象出现，我感觉这里再淘不出值钱的东西，果断地决定转移工作地点。

回三谭院出货的时候苏老板悄悄告诉我一个消息：有人在西关峡的小村子里淘出件隋朝的青釉瓷六耳罐，说不准还会有其他好东西。我和松爷闻讯一刻不敢停留，生怕别人抢了先，马不停蹄地直奔西关峡。还好，二道贩子们到这里的还不多，可村民们见这些日子不断有人来寻摸古物，都长了心眼儿。我看上一尊小铜佛，还没等开口问价，主人就伸出一个巴掌：少五千不卖。我又想哭又想笑，这物件我拿到市场上能卖五千就算运气了。

村里人像商量好了似的，随便掂件东西出来就敢要天价，还有个人指着一张桌子对我说，这东西有年头了，要的话三千块钱拿去。我上下打量了桌子一番，随手拉开抽屉，里面钉的竟然是三合板。

就在我们满心失望的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凑过来套近乎。这男人穿着打扮不像当地村民，嘴唇上留着一抹浓密的小胡子，一头黑发乱蓬蓬的，显然有日子没梳洗了。初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先前进山的同行，所以随口搭了几句话，没想到一番交谈后，他竟然对我们说：“我这儿有件东西，二位看看，要是有心，咱们谈谈。”

我心里顿时有点警觉，小胡子外貌虽然邋遢，但身上的衣服一看就是城里人，巴巴地跑这么远就是为了卖东西？要卖东西的话，三谭院的买主多了去了，何必费这么多事？我还在思量，松爷却不想那么多，大咧咧说道：“行啊，先拿东西出来看看。”

小胡子左右看了看，把我们拉到僻静处，伸手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件东西。我定眼一看，立时心头剧震！

这东西我自小看到大，再熟悉不过，竟然是父亲留下那只箱子

中的黑牌子。

我原本不愿和小胡子说那么多，但眼见他拿出的是这东西，随即改变了念头，强压住心中的惊异，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接过黑牌子，细细打量一番。

果然不错，小胡子拿出的这块黑牌子和我家传的那块大致一样，只不过背面的花纹略有不同。说实话，我虽然守着家里那块牌子这么多年，却从未想过它的质地和来历，只知道是祖上传下来的，而且与困扰父亲一生的疑团有着极大关系。小胡子如果拿出的是其他东西，我肯定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但眼前的黑牌子却让我打定主意买下它。

按着这一行的规矩，无论卖家肯不肯说实话，但货物的来历我是必须要问的。小胡子倒答得十分爽快，他说自己虽不是本地人，但也是做这行的，到西关峡这个小村子来淘换些小玩意儿。他看上村民手里一件好东西，身上带的钱不够，压价又压不下来，就想用身上这块前些日子收来的黑牌子折点现钱，因为瞧着我们像是二道贩子，所以才试探着问问，看我们是否有意收购。他既然说是收来的，我也就不好多问，买卖东西的人懂规矩，说一就是一，肯定再问不出什么了，好在三谭院里的行家很多，随便找一个都能问问其中端详。

此时此地，我满脑子都是黑牌子，再没其他的念头。松爷在旁边问道：“这牌子是什么玩意儿做的？我掂着像块石头。”

“是玉。”小胡子答道。

“玉？”松爷咧嘴一乐，“扯吧，玉还有黑的？”

“老哥，确实是玉，你听我说……”小胡子还想解释，我拦住他，让他开价。不管这牌子是石头的或是玉的，总之我一定得买下来。

小胡子挠头想了想，说道：“不瞒两位，我收这东西时没花多少钱，眼下也就是为了折些现金应急，大伙儿都是同行，说不准以后还有碰面的时候，所以我差多少钱就要你们多少钱。你们，给这个数就成。”小胡子伸出一个指头平放在手掌上晃了晃。

小胡子看样子果然像是懂行的，这手势在阳川附近几个城市的

古玩市场是通用的，意思就是一千块钱。

这个价格让我感觉可以接受，刚想示意成交，松爷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道：“宝来，你能吃得准吗？万一收了个水货，咱不就亏大了？”

“你放心，我吃得准。”

我已经没了讨价还价的心思，匆匆点出一千块钱从小胡子手上拿到了黑牌子。小胡子接过钱，说道：“二位是要回去吗？稍等等成吗？我收了东西也得下山，咱们搭个伴儿。”

小胡子飞快地跑到一户村民家，钻进屋里和主人忙活了半天，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回来，一脸的喜气。松爷问道：“淘着金了？能赚不少吧。”

“混口饭吃，混口饭吃。”

我们三人结伴下山，松爷和小胡子挺说得来，你一句我一句聊得非常热乎。而我抚摩着口袋里刚刚收回的黑牌子，心情却怎么也平复不了，这样的牌子和我们陈家的那团疑云，究竟会有什么关系？

到了阳川市区，松爷也把我们的家底交代得差不多了，小胡子说道：“二位后会有期，将来要是闲了，一定到三谭院去拜访。”

此次西关峡之行除了这块黑牌子之外一无所获，松爷并不知道我家的旧事，也不知道我还有同样的一块牌子，下山之后便嚷嚷着把东西拿到三谭院去找人估个价，看看能赚得几两银子。我心里却另有打算，推说天色太晚，明天再去也不迟。

当天夜里松爷睡熟之后，我悄悄起身翻出父亲留下的那块牌子。看着这件东西，我心中百感交集，父亲这辈子恬淡随和，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出祖父性情巨变之谜，却未能如愿。虽说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但如果谜团能在我手上揭开，也算能告慰他在天之灵。我打算用家里这块牌子拿到三谭院请人先看看，松爷是个粗人，应该不会看出来。

第二天我们俩起个大早，临出门前我特意嘱咐松爷别乱说话，

到时只说这黑牌子是家传的，松爷没多想，点头答应。到三谭院时苏老板刚刚开张，问我们昨天收获如何。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对他讲了讲乡亲们如何“自学成才”，还有那张要价三千块却钉着三合板的老桌子，苏老板听后也是大笑不已。说完闲话，我请苏老板到后堂谈谈，他会意，交代伙计预备招呼客人，然后带我和松爷去了后堂。

三谭院每家店铺都有个后堂，用来招待大客户或者私交好的朋友熟人。三人坐定后，我拿出家传的黑牌子请苏老板过目。

苏老板的经验丰富，而且眼光独到，很少有掺假的东西能从他眼里漏过去。他拿着牌子仔细看了半天，然后摘掉眼镜问我：“这是收来的？”

“不是，是我家里传下来的，您能看出个样儿吗？”

“这东西我不敢妄下结论。”苏老板说，“不过要是我看得不差，应该是块墨玉，陈兄弟，这是你家传的东西，你会不知道根底？”

在三谭院混了这么长时间，我根本就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说过墨玉，如果不是小胡子事先告诉我们这是玉，我也跟松爷一样认为是块石头。我讪讪笑了笑：“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就知道是父亲留给我的。”

苏老板接着说：“墨玉是软玉，色重质腻，纹理细致，向来为治砚、刀工之上佳珍料，细分起来也有很多种，单从颜色上看，就有墨玉白玉地、墨玉碧玉地、墨玉墨地等类别，中间要再分得更加细致，还能分成点墨、聚墨、全墨，这物件上天造化，并非到处都有，走遍天下也就富平、和田两地出产，秦代李斯的《峰山刻石》，东汉合阳的《曹全碑》，欧阳询的《皇甫诞碑》，颜真卿的《多宝塔》，柳公权的《玄秘塔》用的均是普通的富平墨玉。要说最出名的，怕还是乾隆帝时的墨玉九龙盘，据传乃是天山将军济度苦心寻来百年难见的玉料，又请高手匠人雕琢而成，堪称国宝。据我看，你这块该是墨玉墨地的和田墨，从内到外都是黑色，颜色纯正，十分罕见。年轻的时候我见过一只墨玉镯子，实属精品，但品相似乎还没有你的这块好，只是这块玉上没留什么纹饰图案，我倒很难判

断它的年代。”

苏老板学识渊博，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却只让我明白了一点，这块黑牌子原来真如小胡子所说，是玉。

我和松爷虽然关系很铁，但两人抱的心思却压根不一样，我是想慢慢弄清楚几十年前家里发生的那件怪事，而松爷只关心墨玉值多少钱，所以苏老板刚一说完，他就插嘴问道：“苏老板，依你看，这块墨玉能卖个什么价钱？好不好出手？”

“墨玉的大概价格是有数的，不过你这件应该是块古玉，我看不出它的年代来历，所以不敢随意乱估价格。怎么，你们有意出手？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是件好东西。”

“苏老板啊，”松爷一本正经地说道，“你看，咱们也都是老熟人了，对你，我是万分信得过，绝不会给我们亏吃，所以你说个价，就把这东西收了去吧，也省得我们来回找买主不是。”

苏老板笑了笑，说道：“这块玉的价格虽然我不能确定，但我这小店吃不进这么大的货。成色上好的墨玉抛出来，立即有人抢着要，而且是要论克卖的。陈兄弟，依我看，可不能轻慢了这块家传墨玉，要不要找个‘眼’来看看？”

“眼”在阳川以及周边几个城市的古玩圈里泛指鉴定古玩的人。一个人踏进这一行，摸爬滚打几十年，东西一看一摸便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才能被人称为“眼”。人分三六九等，“眼”也不例外，在圈里小有名气，来回替人看些不太要紧的古玩的，叫“小眼”；道行再深一些，就不大容易请得到了，一般都是被规模较大的古玩铺子搬去镇店，叫“大眼”；再往上的“眼”称为“鬼眼”，这些人不会为了普通东西抛头露面，需要私交好的人恭敬请来，看过东西，厚厚送上一笔“润眼费”，然后恭敬送走。抛开“小眼”、“大眼”、“鬼眼”，就剩下只在传说中听过的“神眼”了。

一听苏老板说要为这块玉请个“眼”，我就有些不安，不过心里却极欲知道这块墨玉的真实来历。松爷一看墨玉竟然还能翻出这么大动静，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劝我道：“宝来，这是个好东西，咱们得听苏老板的，找个‘眼’来好好看看，别心疼那几个‘润眼